

文白对照

菜根谭

大系

厚黑卷



文白对照

菜根譚

大系

目 录

传世箴言

- 书本病天下 (3)
- 难得糊涂 (49)
- 反天道而行 (85)

秉烛夜话

- 厚黑学 (145)
- 厚黑经 (151)
- 厚黑传习录 (157)



- 恐惧与怜悯 (160)
- 天理与私欲 (167)
- 告子的人性论 (175)
- 人事兴衰成败的轨道 ... (186)
- 人性与善性 (195)
- 原始与与现代人 (203)

名家名篇

- 〔清〕《厚黑史观》 李宗吾
..... (213)
- 〔清〕《厚黑学发明史》 李宗吾
..... (235)
- 〔清〕《厚黑哲理》 李宗吾
..... (255)
- 〔清〕《厚黑学辩证法》 李宗吾
..... (266)
- 〔清〕《厚黑学的应用》 李宗吾
..... (282)
- 〔清〕《厚黑学再研究》 李宗吾
..... (301)
- 〔清〕《道统黑幕》 李宗吾
..... (325)

此图选自《厚黑史观》一书，描绘了古代社会的一个场景。画面中有一座传统的中式建筑，周围有树木和人物。上方有题词和印章。



传
世
箴
言

书本病天下

● 吾欲裸葬，以反吾真。必亡易吾意！死财为布囊盛尸，入地七尺；既下，从足引脱其囊，以身亲土。

盖闻古之圣王，缘人情不忍其亲。故为制礼，今则越之。

吾是以裸葬。将以矫世也。……且夫死者，终生之化，而物之归者也；归者得至，化者得变，是物各反其真也。……夫饰外以华众，厚葬以鬲真，使归者不得至，化者不得变，是使物各失其所也。……裹以币帛，鬲以棺槨，支体络束，日含玉石，欲化不得，郁为枯蜡。千载之后，棺槨朽腐，乃得归土。就其真宅，繇是言之，焉用久客？

——杨王孙

《汉书·杨胡朱梅之传》

【译文】

我希望自己死后得到裸体安葬，以至能早早退回我的本源状况。在这点上，子孙们一定不要违背我的心愿。我死后，用一个布袋装好尸体，放进六尺深的土穴中，从足一端起将我脱出布袋，让我的身体直接紧挨着泥土，就这样埋葬。

我之所以要坚持裸葬，目的就是要纠正人们对人生死变化

这一事情的看法。人死后，他整个的身体都要化解回到它原初的一般物料状态去，要回归的应让它归去，要化解的应让它化解，这是事物返回它的本源。……现在，人们用毛皮帛缎把尸体裹得严严实实，用纱绳捆得紧紧的，口里还塞上玉石，再套上厚厚的棺槨，使得尸骨化解不了，而结变成干枯的蜡尸。然而，待于百年以后，棺槨腐烂了，尸骨终究还得回归泥土，达到它真正的归宿，返回本源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又何必要把尸骨长久地留在世上，不让他化解返回去呢？

中国自很古时候起，就崇尚将死者厚葬的风气，《孝经》上写道：圣人遗制，须得为死者棺槨衣衾。不止是崇尚厚葬，且又讲究墓地风水，这个风水的一个重要方面实际上是有关当地的水文地质状况。所有这些措施，目的就在于将尸体保存得尽可能的完好，尽可能的长久，这就显示了后人对祖先的一片孝心。在人们的心理上，似乎若是尸骨很快就腐烂了，会很不安的。却有东汉人士杨王孙，要反其道而行之。杨家虽然很富有，“家业千金”，临死前却特别交代他的儿孙们将自己的尸体裸葬，“以身亲土”。他的家人和朋友都反对这样做。于是杨王孙就讲了这段关于应该顺应自然，让尸骨尽早化解的道理。不管怎样，杨王孙这样热衷于裸葬，怕是天下难觅的怪事了。如果说他思想上确是已有主见，那么，在生死丧葬这样的人生大事上，他居然能够言行一致，那似乎也不平常了。然而，他可能想不到，他的裸葬的主张直到今日时代，也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实现的。

●是其始死也，我独何能无慨然！察其始，而本无生；……杂乎芒芴之间，变而有气，气变而有形，形变而有生，今



又变而之死，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。人且偃然寝于巨室，而我嗷嗷然随而哭之，自以为不通乎命，故止也。

——庄周

《庄子·至乐篇》

【译文】

妻子刚去世时，我心里忍不住还是很难过的。后来一想，她原初本是一团没有生命的东西，……而后偶然之中恍恍惚惚一变有了气，气再一变有了形体，形体再变才有了生命。现在，这生命又变化回到了死，就像春夏秋冬四季的运行一样，是很自然的事情。如今，她舒适地躺在天地这间巨室中休息，而我却在一旁嗷嗷哭泣不停，那不是显得违背天命，违背自然吗？想到这里，我也就不再悲哭了（而敲着盆儿为她歌唱起来）。

亲人去世，哪有不悲伤得为他流泪的？尤其对于共同生活了一辈子的夫妻，一方的去世更会使其伴侣痛苦得忍不住哭泣伤心的。然而，这位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庄周却另有一番见地，他认为亲人去世了。是很自然的事态结果，不仅没有必要哭泣。而且应当为之歌唱欢欣。情况是这样的，庄子的妻子死了，好朋友惠施前去吊唁，却发现庄周两只脚岔开坐着，一边敲着盆一边歌唱着。惠施不由地说：“你和妻子生活了那么久，她为你生养子女，直到衰老。现在她死了，你不为她悲哭也就罢了，居然还在一旁敲盆唱歌。这不太过分了吗？”庄周于是对他的朋友讲了上面介绍的那一段话，说人应该顺应自然，凡自然发生的事情都应当为之高兴。这庄周可真与众不同，且他的思想也真扎根于内心情感深处了。



● 理无久生。生非贵之所能存，身非爱之所能厚。且久生奚为？五情好恶，古犹今也；四体安危，古犹今也；世事苦乐，古犹今也；变易治乱，古犹今也。既闻之矣，既见之矣，既更之矣，百年犹厌甚多，况久生之苦也乎？

《列子·杨朱篇》

【译文】

从事理上看，每个人都不可能活上很久很久。生命不会因为富贵、宝爱而永存。况且，一个人又何必活上那么久呢？你看这个世界，人的喜怒哀乐厌之情，自古以来就像现在这样早有了；人身体的舒适痛楚，自古以来也就是这样；人世间的欢乐与苦难，社会的变化动乱，自古以来也就一直如此。对这些东西，一个老人听也听够了，见也见够了，经历感受的也够了，活上一百岁尚且已经厌烦，觉得活的久了，倘要再叫他去活更长些，难道不会使这人更加地痛苦不堪吗？

历史上，世世代代以来，那么多人在探求以各式各样的方式达到长生不老。对一个社会来说，对人最大的恭敬与祝愿就是欢呼他“万岁”。对一个人最严厉的惩处就是强行结束这个人的生命。如此等等，可见，凡人难得有不想长生久活的。而晋代这位托杨朱之名发言的人士，却提出人活久了根本没有什么意思，会感到无聊；且止无意思而已，活太久了还会特别地痛苦不堪。这可真是令人惊讶的奇谈怪论了。

● 童心者，真心也。若以重心为不可，是以真心为不可也。夫童心者，绝假纯真，最初一念之本心也，若失却童心，



便失却真一心；失却真心，便失却真人。人而非真，全不复有初矣。

有闻见以耳目而入，而以为主于其内，而童心失。

夫既以闻见道理为心矣，则所言者皆闻见道理之言。非童心自出之言也。言虽工，于我何与？岂非以假人言假言，而事假事，文假文乎？盖其人既假，则无所不假矣。

——李贽

《焚书·童心说》

【译文】

那天真纯朴的童心，就是人的本心、真心。如果认为童心低俗幼稚，不可取，那无异于说人不可以有本心、真心了。……一个人如果失去了他的童心，也就失去了他的本心、真心；一个人一旦失去了本心、真心，那他就成了一个假人、虚伪的人，没有人的本来面目了。

各种各样的知识闻见灌进了人的脑子，它们充塞了、统率了人的思想，人的天真纯朴的本心也就没有了。

人一旦以外来知识闻见充当了自己的思想，那他讲的就都是这些知见中的道理，而不是自己的本心意识了。那些知识道理，虽然讲起来很是漂亮，头头是道，但对我自己有什么价值？那不是使人在做假人讲假话做假事写假文章吗？只要一个人变假了，那么他的一切也就没有什么不变假的了。

通常，成人们总看不起孩童之见，认为他们心地太幼稚、头脑太简单；而那些有知识的人又总看不起草民百姓，认为他们见识浅薄、不懂道理，只有那有关天理人伦的“良知”才算是人应有的心性。明代思想家李贽却持与此相反的看法，他认



为，对人最宝贵的是童心，最有害的是识见，一个人以童心做人是真人，以识见做人则是假人了。李贽还以《童心说》为题写出文章，来宣扬自己的独特见地。有趣的是，这童心说的内容尔后也被一些大人、成人当作幼稚的孩童之见，不予理会了。

- 父母怨咎人不以正，己审其不然，可违而不报也。
- 父母欲与人以官位爵禄，而才实不可，可违而不从也。
- 父母为奢泰侈靡，以适心快意，可违而不许也。
- 父母不好学问，疾子孙为之，可违而学也。
- 士友有患，故待己而济，父母不欲其行，可违而往也。

——仲长统

《群书治要（三一卷）》

【译文】

父母亲在你面前追究埋怨某某人使坏做恶（要求你去斥责他），你了解到并非如此，可以违背父母想法不予理会。

父母亲要求你提携某某人做官封位，但此人并没有这样的才能，可以违背父母意愿不予办理。

父母亲贪图痛快而铺张奢侈，可以违背父母，反对这样做。

父母亲自己甘于愚昧，又反对后辈学习上进，可以违背父母自去求学。

有朋友遭遇灾祸、困苦，盼望自己能给予救助而父母漠然不肯，可以违背父母去救助他们。

自古就称“百事孝为先”，中华传统上，对尊亲孝道的坚



守，几乎到了绝对化的地步。孝亦成为一切道德的根本、大经大法的准则。“夫孝，三皇五帝之本务而万事之纲纪也。”“刑三百，罪莫大于不孝。”（《吕氏春秋·孝行览》）“夫孝，德之本也，教之所以生也。”“夫孝，天之经也，地之义也，民之行也。”（《孝经》）汉代思想家仲长统却说在一定情况下，父母之愿、父母之命是可以违背、可以反对的。他列举了许许多多这样的例子，这就无疑是认为，人是不可以一味讲“孝”的。仲长统发表这种见解，对于当时那样一个时代来说，也可算是罕见的勇敢行为了。

● 夫大人者，乃与造物同体，天地并生。逍遥浮世，与道俱成；变化散聚，不常其形。

超世而绝群，遗俗而独往。

细行不足，以为毁，圣贤不足以为誉。

不与尧舜齐德，不与汤武并功。

——阮籍

《阮嗣宗集·大人先生传》

【译文】

理想的人生，就是把自己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，逍遥自在，决不涉入到社会事物之中。要顺应事物的自然变化，不让自己身心僵化。……

要超乎社会，不入群落，不流于俗，独立自主。

干平凡的事不见得就不好，充当圣贤权威不见得就光荣。

做人何必非要达到尧舜般的功德，何必非要做出汤武般的建树。



历来，华夏人士的人生理想，大多不外乎两个，一是荣华富贵、名誉地位，一是修身治国，或者还加上这两者的结合形态罢。而却有极少的人士，对这些目标均不屑一顾，他们追求的理想人生只是那逍遥浮世、脱俗独行、轻松自在。像战国时著名思想家庄周及魏晋时名士阮籍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。阮籍用心写了一篇文章，借文中主人翁称“大人先生”的表述了他自己的这种理想人生。

对于道家人士庄周来说，他认为社会上那么多人为着一些事情无休止地耗费自己的精力，埋头苦干，一辈子不知反悔，真可悲。他这样写道：“知士无思虑之变则不乐；辨上无谈说之序则不乐……农夫无草莱之事则不比；商贾无市井之事则不比；……驰其形性，潜之万物，终身不反，悲夫！”。

（见《庄子·徐无鬼篇》）

● 凡生之难遇而死之及易，以难遇之生，俟易及之死，可孰念哉？而欲尊礼义以夸人，矫情性以招名，吾以此为弗着死矣。为欲尽一生之欢，穷当年之乐。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饮，力惫而不得肆情于色；不惶化名声之丑、性命之危也。且若以治国之能夸物，欲以说辞乱我之心，荣禄喜我之意，不亦鄙而可怜哉？人之生也，奚为哉？奚乐哉？为美厚尔，为声色尔。

《列子·杨朱篇》

【译文】

能够生而成为一个人，那可是难得的机会；而人的死却是那么容易。好不容易有了一趟人生，等待他的却是那么易得的死，从这个事实难道不可以得出什么启示吗？若要我以遵循礼



义的表现去博得别人的夸耀，若要改变自己的心性去博得名声，我认为这还不如死了的好。我以为，一个人想的只应当是怎样使自己一生尽情欢娱，只是现时的怎样舒服快乐，只是担肚子太饱时无法尽情吃喝，体力疲乏了无法尽性风流罢了；而不必顾及什么名声的好坏，什么会危害健康。如果有人以他有治国才能去夸耀自己，想用巧妙言辞来说服我，用荣誉俸禄来引诱我，那不是很庸俗可怜吗？一个人在世上生存一趟，追求的是什么呢？一个人的幸福到底在什么地方呢？它就在舒适与享受，就在欢娱与美色。

人生的目的是什么？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？对此问题，晋代这位人士既不讲养生健康长寿，也不提修身治国平天下，更不谈践行忠孝节义，他毫无愧色、毫不掩饰地大谈的只是声色美味，信守的只是不顾名声性命，只求尽性欢娱的人生观。这位人士借战国时期那位主张“贵生”“重己”的著名人物杨朱的名义，写了一篇文章宣扬自己的观点，大概是想以此扩大这些思想的影响吧。同一文中，这位人士还提示人们，说人生中能无忧无虑享乐的时间是那么的少，从而人应当从心而动、从性而游。他写道：百岁者千人中不到一个，即使活至百岁，婴幼及年迈时期几乎占去一半，剩下的时间睡眠占去一半，再剩下的又被“痛疾衰苦、忘失忧惧”夺去一半，因而“美厚复不可常厌足，声色不可常玩闻”。这样一来，怎么能不“知生之暂来，知死之暂往。故尽性欢娱，不违自然所好。”

● 凡生之难遇而死之及易，以难遇之生，俟易及之死，可孰念哉？而欲尊礼义以夸人，矫情性以招名，吾以此为弗若死矣。为欲尽一生之欢，穷当年之乐。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



饮，力惫而不得肆情于色；不惶忧名声之丑、性命之危也。且若以治国之能夸物，欲以说辞乱我之心，荣禄喜我之意，不亦鄙而可怜哉？人之生也，奚为哉？奚乐哉？为美厚尔，为声色尔。

《列子·杨朱篇》

【译文】

能够生而成为一个人，那可是难得的机会；而人的死却是那么容易。好不容易有了一趟人生，等待他的却是那么易得的死，从这个事实难道不可以得出什么启示吗？若要我以遵循礼义的表现去博得别人的夸耀，若要改变自己的心性去博得名声，我认为这还不如死了的好。我以为，一个人想的只应当是怎样使自己一生尽情欢娱，只是现时的怎样舒服快乐，只是担心肚子太饱时无法尽情吃喝，体力疲乏了无法尽性风流罢了。而不必顾及什么名声的好坏，什么会危害健康。如果有人以他有治国才能去夸耀自己，想用巧妙言辞来说服我，用荣誉俸禄来引诱我，那不是庸俗可怜吗？一个人在世上生存一趟，追求的是什么呢？一个人的幸福到底在什么地方呢？它就在舒适与享受，就在欢娱与美色。

人生的目的是什么？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？对此问题，晋代这位人士既不讲养生健康长寿，也不提修身治国平天下，更不谈践行忠孝节义，他毫无愧色、毫不掩饰地大谈的只是声色美味，信守的只是不顾名声性命，只求尽性欢娱的人生观。这位人士借战国时期那位主张“贵生”“重己”的著名人物杨朱的名义，写了一篇文章宣扬自己的观点，大概是想以此扩大这些思想的影响吧。同一文中，这位人士还提示人们，说人生中



能无忧无虑享乐的时间是那么的少，从而人应当从心而动、从性而游。他写道：百岁者千人中不到一个，即使活至百岁，婴幼及年迈时期几乎占去一半，剩下的时间睡眠占去一半，再剩下的又被“痛疾衰苦、忘失忧惧”夺去一半，因而“美厚复不可常厌足，声色不可常玩闻”。这样一来，怎么能不“知生之暂来，知死之暂往。故从心而动，不违自然所好；当身之娱，非所去也”。“（至于）年命多少，非所量也。”显然，这些思想是很难为后世正统文化所容纳的了。

● 读书之人，虚见臆想，自谓高人，故易骄。

书生好逸恶劳。

读阅久……而心板滞迂腐矣。

——李塨

《恕谷文集·论学》

【译文】

你看那些专门的读书人，一点实际经验也没有，满脑子的主观臆想，自以为了不起，以为高人一等，在他人面前总显出一副洋洋自得的样子，骄矜得很啊！

中华历史上尚谈“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”，读书被看作增长知识才情的主要途径，读书多的人被当作难得的人才。清初思想家李塨却十分反对读书，反对一个人长久地读书，说读书一事使人变坏，变得没有用了。李塨本人年轻时起就崇拜那位同样是反对读书的颜元，放弃八股，专治实学，并与颜元共创了所谓“颜李学派”，反对空谈。